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  
第十七回 恩慶裡馬夫打野雞 普天香嫖客施毒計

話說周介山謀著了慎記經租總帳之缺，手面就闊綽了許多。所交一班朋友，都是商海上體面人物。像錢瑟公、王祥甫、馬靜齋、毛惠伯之流，一般也花天酒地，應酬場中，居然總有他的位子。然而人家到應酬場中來是花錢，他老人家卻是來賺錢。你道他用什麼手段賺的？原來介山相與朋友，無非是替乃眷拉馬。他的公館，就是絕好一座銷金窟，任你整千整萬家私，除是不踏進他的門，一踏進去總是個精光完結。他的夫人和兩位令妹，這三個人的迷人工夫，就是堂子裡久於閱歷的婊子，也沒有那麼利害，真是媚嚇俱施，剛柔並用。後來生意興隆，營業發達，巧寶、鳳姑、小燕竟有應接不暇之勢。費盡心機，用盡手段，總不免時有吃醋爭風事情。

介山和乃眷密議了幾回，商量個擴充之策。由乃眷建議，叫他納寵。介山親到蘇州，出重價買了兩個絕色女子，載回上海。圓房這日，一般也懸燈結綵，設筵開賀，熱鬧了好多日。從此周公館有了五面豔幟了。生意愈加興旺。

然而一個人的心，總沒有滿足的。好了還要好，多了還要多。介山生意越盛，心裡越愁，愁的是不能發展。後來不知怎樣，竟被他想出了個改良女總會，維新大台基。這法子真是好不過，癡男怨女，浪蝶游蜂，都當他是個世外桃源，結隊成群的趕將來。珊家園周公館，在玩耍場中闖闖的，提起了幾幾沒個人不知，沒個人不曉。

更有家境平常的人家，像馬靜齋之類，正幸有著這方便所在，妻女們開了一條生路，家中究也不無小補。所以眼開眼閉，盡著他們去擾。又那裡料得到他那位令愛，軋著的姘頭，竟是個一毫不拔的小滑頭。非特撈不著半個錢，倒反要貼漢，把自己費盡心機騙來的造孽錢，又給人家騙了去。照老輩裡評論起來，又是天運循環，一報還一報了。

自梅心泉、錢瑟公發起了國貨會，第一個邀入會的就是周介山。介山入了會，回家竭力勸說他夫人、如夫人、令妹，幸喜一說成功，都勸的相信了。這幾位女將一相信，國貨會可就得益不淺。世界上勢力最大的本屬女子，女子裡頭的勢力，姘頭女人比了自己妻妾更為利害。周公館幾位女將，所交接的又都是上海社會中有名人物，互相吸引，互相勸告，國貨會就自然而然的蒸蒸日上。這一段功勳，卻是周介山半生偉績，不可埋沒的。看官記清。（特筆表揚所謂一善之微必錄也。）

卻說正記洋行西嶽錢耕心，自與馬小姐搭上了手，騙著銀錢不知有到多少。馬小姐只道他果是買辦兄弟，一心一意想嫁給他做老婆，耕心總用滑頭手段來對付。每逢提到嫁娶兩字，他就支支吾吾，拿別的話來敷衍。

這日在小房子裡碰了面，馬小姐又提起這話，耕心照例用別語兜答道：「後天張園要打擂台了，這是上海從來不曾有過的事，想起來必定大有看頭。我們國貨會裡的會長梅心泉先生，是個拳棒慣家，到那時不知他老人家肯出手不肯出手，你可高興去瞧麼？倘然高興，我就和你同坐著馬車去如何？」

馬小姐道：「你這個人究竟怎麼樣生的？人家好好同你講正經話，你總把別的話來回我，已經好多回數了。究竟安心同我玩，還是有意不要我？你今天回了我明白，再講別話。」

耕心瞧馬小姐時，見他粉臉上露出薄怒的神情，兩頰紅的像著露桃花，水汪汪一對秋波，射住了自己一瞬都不瞬。做賊心虛，不禁害怕起來，嚙嚙道：「我和你眼前也很好，何必定要嫁娶。嫁娶這樁事，行起來很是費事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終不然一竟著，成個什麼樣子。」

錢耕心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家裡雖是有錢，只都不在自己手裡。一舉一動，一點子主兒不能做，可又怎樣呢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我可不要聽，你難道一生世不要娶老婆不成。」

耕心道：「那原要哥哥作主的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兒子大了老子也不能夠硬行作主，何況是哥哥。你這沒中用東西，見哥哥就這麼的懼怕。既然這麼著，就應得謹守規矩，為甚又來引誘人家，弄的我上不上下不下。我問你，你出來弔膀子，可是奉過你哥哥命令沒有？況且婚姻大事，是正正經經的，就向哥哥直說，總也不見會打你耳光的。你懼怕你哥哥，我是不怕的，你就和我一同去見你哥哥。」

說著，逼著他就要走。耕心發急道：「你不要這樣，我有話同你講呢。不瞞你說，我已經向哥哥說過幾回了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說過最好，你哥哥諒總答應的。」

耕心道：「不好算答應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難道竟不答應麼？」

耕心道：「也不好算是不答應。我哥哥因為我不誠實，不肯替我做事情。我上月向嫂子借了一個鑽戒，後來朋友淘裡說得起勁，又又麻雀，輸了二百塊錢，就把這戒子退下來，抵給了人家。直到現在沒有錢去贖，嫂子告訴了哥哥，哥哥就說我不誠實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為甚不早向我說，我窮雖然窮，二百塊錢卻還拿的出，只把鑽戒也嚇不煞人，你就去贖來還了他。只要你我成了婚，照老人家遺囑，向他分家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這計策好極，我們老人遺囑，有一張存在族長那裡，現在族長齊巧同我哥哥不對，同我卻很對。我成了婚，族長一定肯幫我忙。何況成家分產，遺囑上載寫的明明白白，就打官司也不怕他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你為甚早點子向我說。」

耕心道：「那原是我自己不好，我因為在你那裡已經借過不少了，不好意思再向你張口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你也太覺婆婆媽媽了，你我兩個人，還分什麼彼此。你的錢就是我的錢，我的錢就是你的錢。我向你說過幾回，怎麼總是這個樣子。」

耕心認過不迭。馬小姐叫他等在小房子裡，自己立刻回公館，拿了只金釧臂來，交與耕心，叫他當了抵用。耕心大喜，接著釧臂，就向手上一套，別過馬小姐，跨出門，隨步所之，順路行去，剛轉一個彎，劈面碰著一個人。那人口稱「老耕，你寫意哇。」

耕心抬頭，見是費公館二爺王阿根，和自己在花煙間吃醋打架打成的相識。當下忙道：「阿根哥，多時不碰面了。阿三那裡可還去？」

阿根道：「花煙間麼，我現在是不走了。」

耕心道：「阿根哥敢是高升了不成？老相好那裡都不去了。」

阿根正要回答，不提防背後有人伸手掩住自己眼睛，連問是誰？那人只是笑並不答話。阿根急道：「總是我的兒子，疼慣了你，就沒大沒小，尋起你老子開心來了。」

那人才把手放開道：「是你兒子的祖太爺呢，你錯認了人也。」

阿根回頭，見是錢瑟公的小馬夫劉小泉，從前在春泉那裡做過的。就道：「我說是我的兒子，果然就是小泉這兒子。那原是我不好，不應寵你的。」

小泉道：「你們聽聽，他要我做老子了。試瞧瞧，誰像爺，誰不像爺。」

耕心假裝咳嗽道：「合罕，好兒子，再叫兩聲。」

三人一笑而罷。小泉道：「你們到那裡去？」

阿根道：「沒有定所，我們也是才碰頭。」

小泉道：「原來都不是一起的，難得難得，我們一塊兒走走罷。」

三人並著肩行。小泉居中，阿根居左，耕心居右。耕心伸手勾著小泉脖子，小泉伸手勾著阿根脖子，三個人勾頸搭背而行。走了一陣，早到四馬路匯芳居茶館。小泉道：「我們喝茶罷。」

走上扶梯，沿窗坐下，泡了兩碗茶。耕心問阿根：「你為甚一竟不出來，好多時不見你面。」

小泉搶說道：「他家裡頭有了花樣，還要外邊來做什麼。」

耕心忙問什麼花樣，小泉道：「這事我那裡知道，須要問他自己的。」

耕心果然問道：「老根串了什麼花樣，這幾個面前，說說有甚要緊。」

阿根道：「你去信他呢，滿嘴裡胡言亂語，狗嘴裡那裡會有象牙出。」

小泉道：「真的麼，可要全替你說出來，拎起義袋底一倒，相信不相信。」

阿根恐他真的說出，忙著作揖央告。耕心笑道：「你道我真個不知道麼，我也不是木頭人呢。你的事情全上海差不多都傳遍了，那一個不曉得。知己朋友面前，倒還想瞞頭藏尾。」

小泉道：「你真個曉得麼？」

耕心道：「你不信我說出兩句你聽。老根不是交上了桃花運，在公館裡替他主人代勞？」

小泉道：「看著著，洋行裡是裝著德律風的，你們吃洋行飯人，消息所以靈不過。」

又向阿根道：「你再想瞞人，可是瞞不過了。」

阿根道：「隨你們胡說罷，我橫豎沒這件事，我王阿根是一竟規規矩矩的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不要假撇清，小報館裡要上你報呢，你曉得沒有曉得。」

王阿根急問：「真的麼？」

耕心正色道：「那個謊你。」

阿根聽說，嚇得額角上汗，一粒粒珍珠相似，連問「可還有法子止住他，可還有法子止住他？」

耕心道：「你要我止住也不難，只消先把近來情形，詳詳細細告訴我，瞞一個字，我可就要不答應。」

王阿根沒法，只得道：「姨太太起初與我很要好，現在有了馮小旦，我可就夠不上了。」

耕心道：「姨太太又姘了馮小旦麼？」

王阿根道：「那裡只馮小旦一個。這位姨太太自進了我們老爺的門，軋的姘頭，屈指算算，差不多有十來個了。他的脾氣，真與別人不同。瞧著軋個個姘頭，是稀沒要緊的事情，宛如坐回巴馬車，吃回巴大菜。這個膩了，就換上那個。那個煩了，再換上這個。有幾個連尊姓大名都沒有打聽明白，已經上手了。」

耕心道：「這是他沒有對意人的緣故，揀來揀去，無非想揀一個中意的。你當他爛污可就識錯了。」

小泉槍問：「老爺怎麼不去管他，盡著他混鬧。」

阿根道：「老爺那有不管之理，管他不下又奈何呢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可能依舊要好？」

阿根道：「要好是不見得，依舊總算原還依舊。這位姨太太，奇怪真是奇怪的得了。有一天老爺在家裡頭剃頭，那個剃頭司務王八，年紀只有十八九歲，生得雄赳赳，白胖胖，氣勢很是精壯。姨太太不知怎樣，竟會看上了他，老爺一出去，叫我去喊王八來。我曉得他是老毛病發作，卻故意問道：『老爺出去了，還喊剃頭司務來做什麼？王八是剃頭司務呢。』

姨太太道：『我怕不知道，要你說，我叫你喊你就去喊是了，多問點子什麼。』

我道：『姨太太明鑒，老爺惹怪起來，家人須擔不住這個不是。』

他把我吓了一口道：『見你媽的鬼，老爺會惹怪就是惹怪也惹怪不到你，你放刁，想搨出老爺來壓制我，我可是怕老爺的人麼。我喊王八來梳條辮子，堂堂皇皇，又沒有乾甚不端事情，就是老爺在家，也不會說什麼。你不信，我明天趁你老爺在家時喊王八來，當面梳給你。女人家梳辮子叫剃頭司務梳，現在上海是通行的，又不是我特創。』

我見他這般說了，就不得不替他去喊了。王八聽說姨太太要打辮，宛如奉了當今皇帝聖旨，立即拿包上樓。這一條辮足足梳了兩個鐘頭。從此便天天叫王八來梳辮子。老爺一出去，王八就來了。前腳後腳，好似約好著時光似的。」

耕心道：「上過手沒有？」

阿根道：「那我如何會知道。姨太太梳辮，是掩著房門梳的，房裡頭又沒一個旁人在。」

小泉道：「這王八真是造化不小。」

耕心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阿根道：「不到一個月，又嫌王八膩了，忽地叫小阿和梳辮了。」

耕心道：「小阿和又是誰？」

阿根道：「也是個剃頭司務，害得王八與小阿和連打了幾回架，幾幾性命開交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倒能夠仍舊，總算你本領不小。」

阿根道：「這也沒什麼本領，不過他沒有對勁人，想轉來原是我纏纏也好。」

阿根傾筐倒篋，把近來的事情，盡告訴了耕心。問他上報的事，可有法子去止住。耕心道：「你們老爺既然這麼的好講話，就上上報也不妨事。」

阿根道：「老爺暗裡吃虧點子原是不在乎，面子上是坍不落的，究竟場面上人呢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已念著符咒，差神將到報館裡，把那張訪稿盜來了，他們沒有了訪稿，拿甚麼來登載呢。」

阿根道：「我可上你的老當，今天總要罰罰你。沒的尋朋友開心，這樣的尋法。」

耕心道：「吃個巴小東道，究還吃得起。今天東道算是我的。」

小泉道：「很好，就去吃。」

耕心道：「那裡去呢？」

阿根道：「五馬路得和館很好。」

小泉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

說著摸出錢來惠過茶鈔，三人同出了匯芳居茶樓。從四馬路兜轉寶善街，看了一會信人馬車，隨步走去，得和館已在面前了。進門上樓，揀副座頭坐下，堂信過來伺候。耕心要了三壺京莊，又點了四個小碗，兩個碟子，偏偏是上市時光，碟子和酒先拿了來，那幾個小碗再四不送來。小泉阿根等的不耐煩，拿著竹筷敲得那碟子當當怪響，嘴裡連喝帶罵的道：「這裡廚子敢是死絕了麼，燒幾樣小菜，再也燒不出，可要你老子來替你燒。」

堂信連聲應「來了，來了」半晌才送了只炒三鮮來。風捲殘雲，一瞬眼就光了。小泉道：「得和館廚子這樣的可惡，待我自己去催。」

說著，登登登飛一般下樓去了。阿根蹣起一條腿，把竹筷敲著桌子，嘴裡南腔北調亂唱。忽聽樓下爭鬧聲音，反沸應天。樓上吃客，只道是火，爭著下樓去瞧。堂信忙著搖手止住眾人道：「不要緊，是打架，不是火，儘管坐著，儘管坐著。」

阿根聽是打架，忙奔下樓瞧時，見小泉和一個廚子互扭著辮子，打成一團。三五個打雜的在那裡解勸，看的人嚷成一片。忽聽眾人嚷道：「巡捕先生來了，巡捕先生來了。」

小泉方才放手。原來小泉最喜歡吃醋炒青魚，他奔下來就為催這一隻菜。那裡曉得灶上剛剛接著一個來碗生意，點的一般是醋炒青魚。小泉奔到灶前問：「醋炒青魚炒好沒有？」

灶上只道是來碗朋友，應道：「在炒呢，瞧見麼。」

小泉向鑊裡一張，見炒的果然是青魚。遂道：「油水重點子，醋多放點子，燒的竟這樣慢，肚子都餓扁了。」

灶上不去理他，專門的燒，不一會炒好了。襯著抹布，拿起小鑊釘只一倒，倒在一隻青花大碗裡。小泉此時已候得涎水都掛出來了，見他倒好，忙拿手去接。忽然旁邊走上一人，冷冷的道：「對不起，老兄讓我自己來拿罷。」

小泉道：「甚麼話，我等了許久了，這是我的。」

那人道：「老兄不必和我爭論，這碗子是我家裡拿來的。老兄要吃，請向店裡人講話是了。」

說畢，拿著那碗子，頭也不回的去了。小泉費心費思，叫灶上重油重醋炒好了，眼見熱騰騰香噴噴一滿碗醋炒青魚，給人家拿了去，自己說又說不出，灶上灶下見了他那副窮形極相，都抵著嘴冷笑。灶上的開言道：「朋友，你是吃客，請樓上去坐，這裡我們要做活的。地方小的很，你要什麼菜，我們燒好了，自會叫堂信送上來，不必煩勞催促。」

一個打雜的接口道：「吃客自己會搬菜，館子裡堂信可以用不著了。」

小泉怒極，反手就是一記，正打在灶上的臉子上。灶上的道：「你打人麼。」

小泉道：「打你這狗操的。」

兩個人就扭住辮子，打將起來。帳房恐怕打掉東西，忙過來喝勸。打雜的也幫著解勸，忽聽眾人嚷「巡捕先生來了，巡捕先生來了。」

兩人方才住手。這兩個巡捕，是落著走過的，並不曾進來干預。幸喜東西沒有打壞，阿根就勸小泉上樓。耕心問起情形，也著實埋怨了館子裡幾句。遂道：「小泉哥，不必同他們一般見識，我們喝酒罷。」

一時醋魚果然好了，堂信送上，三人吃著。耕心問阿根道：「你們老爺家裡頭還有什麼人？」

阿根道：「一個太太，兩個姨太太，兩個小姐，都生得花朵兒一般的。不過打扮沒有上海人時路罷了。」

耕心道：「兩個小姐，可是老爺的女孩子？」

阿根道：「老爺通只二十五歲的人，那裡就有這麼大的女孩子，都是他同胞妹子呢。」

耕心道：「家裡既有著花朵兒一般的妻妾，為甚來了一年多，倒又不見他回府去。」

阿根道：「有甚話說，上海總之不是好地方，一到就迷昏了。聽說太太、姨太太為他不回去，都要趕出來呢。」

說著，還有兩個小碗也送來了。吃畢夜飯，由錢耕心會了鈔，小泉道：「我們野雞阿翠家去坐坐好麼？」

耕心道：「就是恩慶裡貴相好那裡麼？那是總要奉陪的。」

於是出了得和館，向西抄石路，沿三馬路一徑行來。何消片刻，早到了雲南路恩慶里門口。小泉引路，走到阿翠家門首。舉手敲門，門內娘姨接應，卻許久不開。小泉又敲了兩下，娘姨連應來了來了，才慢騰騰的開出來。三人進了門，只聽得房間裡地板上，歷歷碌碌一陣腳聲，好似兩個人扭結拖拽的樣子。劉小泉曉得有客，在房門口縮住了腳。娘姨關上大門，說道請房裡頭去坐。小泉遂揭開軟簾，讓兩人進房。聽得那客人開出後房門，登登登腳聲上樓去了。房間裡暗昏昏地，只點著大床前梳妆台上一盞油燈。阿翠把後房門關上，含笑前迎。叫聲劉大少，娘姨忙著點起洋燈煙燈，再去加茶碗。阿根目不轉睛的打量那阿翠，見他長挑身裁，瓜子臉兒，眉目很是動人。只不知為甚緣故，兩鬢兒卻有點子蓬鬆。只見劉小泉悄問：「上頭的客人是誰？」

阿翠道：「不是客人。」

小泉道：「不是客人，難道是自家人麼？」

阿翠道：「也不是自家人。」

小泉拍手道：「希奇，不是客人，又不是自家人，是什麼呢？噢，懂了，是你的姘頭。」

翠道：「你說說又要沒淘成了，這是客人的朋友。」

小泉道：「客人的朋友，怎麼不是客人。」

隨手指著耕心、阿根道：「照你說時，他們都不好算客人了？」

阿翠道：「你總喜歡瞎纏，那個有工夫和你纏，替我坐著吃煙罷。」

劉小泉向榻床睡下，才燒好一筒煙，忽聽蓬蓬蓬敲門聲響。娘姨在客堂中，高聲問「那個？」

門外回說「是我。」

娘姨便去開了進來，那人並不到房間裡，一徑上樓，知道與樓上客人是一塊兒的，不去理會他。劉小泉煙癮本是有限，吸過兩筒，就讓王阿根吸，自取一隻水煙袋，坐在下首吸水煙。耕心和阿翠並坐在靠窗椅子上，講些閒話。忽又聽得有人敲門，劉小泉道：「噲噲，生意倒著實興旺。」

說著，放下水煙袋，立起身來望玻璃空張觀。阿翠上前攔道：「你瞧點子什麼，給我去坐在那邊。」

小泉聽得娘姨開出門去，和敲門的唧唧說話，那敲門的聲音似乎嘶熟，遂一手推開阿翠，趕出房門，看是何人？那敲門的見了，慌的走避。小泉趕出門口，趁著弄裡玻璃油燈望去，認明那人的背後形，就是祥記火腿棧管帳孫達卿。不便叫應，也就退了進來，回到房間。只見耕心阿翠，做一堆兒滾在大床上。耕心不住口討饒，阿翠伸手沒上沒下的亂捏。阿根站在中央，拍手狂笑。小泉道：「饒了他罷。」

阿翠才慢慢坐起身來，向小泉道：「他這人惹氣不過，我為瞧見他手臂上黃澄澄，好似戴著一雙金釧臂。問他借來瞧瞧，好似我要吃過他似的，死活把袖子來遮，回我說沒有沒有，所以我給他點子生活吃。」

耕心道：「小泉哥，勸勸貴相好，就這麼著罷。貴相好吃了小泉哥的好東西，力氣強得來，我簡直見他懼怕，方才壓在我身上，腿骨都幾乎被他壓斷。」

阿翠嗔道：「你還要瞎說，可是生活沒有吃夠。」

說著伸手又要來捏，耕心慌忙討饒。小泉道：「看我分上，饒了他罷。」

阿翠方才罷了。小泉道：「耕心弟，你臂膊上戴著金釧臂麼？退下來我們瞧瞧。」

阿根道：「不知又是那裡去騙來的。」

耕心聽說，面孔一紅，嘴裡還說：「那裡去騙，那裡有騙處。」

小泉道：「退給我們瞧瞧。」

耕心無奈，只得脫下，授給小泉。阿翠劈手搶來，望自己手上一套，問小泉道：「樣子可好？」

小泉道：「還沒有瞧仔細，你就奪去了。」

阿翠道：「為了錢大少小器不過，偏偏要同他借幾天呢。」

耕心道：「這是朋友托我去兌換的，不要玩，快還我，快還我。」

阿翠道：「我偏要借幾日，是你自己的也罷，是你朋友的也罷。」

耕心發急道：「小泉哥，我只認得你，我東西是交代在你手裡的。」

小泉道：「我不管帳，你自己去問他討取。」

耕心急得面孔通紅，滿間裡亂轉。阿翠嘲笑道：「劉大少，你瞧錢大少額角上汗都急出來了。」

耕心沒法，只得向小泉央告。小泉道：「你也真是呆氣，他會吃住你東西麼。」

阿翠接口道：「很對，我們那裡好吃過人家東西，不要說是客人的朋友，就是客人的，我也不好吃過。不比做嫖客的，倒好設計圖謀相好的東西。」

小泉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，我幾曾圖謀過你東西。」

阿翠道：「哎喲，劉大少又要多心了。我說的是浙江路上事情。」

小泉道：「浙江路上又有什麼事情？」

阿翠道：「浙江路有個葉如花，原本做大姐的，後來積了幾個銅錢，買了幾個討人，就在浙江路上開起野雞堂子來，生意倒也很好。前日子接著一個姓張的客人，說是吃洋行飯的，年紀也很輕，衣裳也很時路，花錢更是撒潑。這客人幸虧是自家自己做的。」

小泉道：「他自己也做生意麼？」

阿翠道：「通只二三四歲的人，怎麼不做生意。那姓張的客人，半个月工夫，足花有六七十塊洋錢。葉如花當他是戶闊客，比眾的巴結，比眾的慇懃。前日子，姓張的邀葉如花去坐馬車，我們這地方，可不比長三么二，客人請坐馬車是難得有的。葉如花快活得什麼相似，當下打扮了個上下簇新，珠兜金釧，無一不備。他是安心要在姊妹淘裡擺揚擺揚，所以打扮的比眾闊綽。坐了馬車先到大馬路虹廟，燒了香，接著就到張園遊了一鎮天，天色傍晚，兩個人原坐著馬車回來。追風逐電，快的真像騰雲一般。葉如花坐在馬車裡頭，向左望望，向右望望，那副得意的神情，真是說都說不出，描都描不像。馬夫拉著韁，把車子向大馬路黃浦灘兜了兩個圈子，然後放到普天香廣東宵夜館門前停車。相將下車，走進普天香吃宵夜。點了幾樣菜，要了幾兩白玫瑰，兩個人你一筷我一筷，吃喝得真是開心。後來盛上鴨粥來，葉如花嫌燙，晾在台子上。那裡曉得姓張的偷偷拿出一包藥末，向鴨粥裡只一傾，其巧不巧，被堂倌瞧見了。問他為甚粥裡頭放藥末，姓張的道：「我因為眼睛不清爽，叫先生診治了，先生給的光明散，和在東西裡吃了，眼睛就會好的。葉如花就問：『你眼睛有毛病麼？瞧倒一點子瞧不出。』」

姓張的道：『我是又麻雀熬夜熬壞的，要緊還不大要緊。』

葉如花只道是真話，絕不疑心。不過這碗粥藥末雖是和了，喝卻始終沒有喝掉。吃過夜飯。又到五龍日升樓茶館喝茶，那裡曉得，藥末子他暗裡頭倒又放進了。葉如花不知就裡，才喝得一口，舌頭頃刻麻起來，馬上放下杯子，問他為甚暗放迷藥。姓張的見不是事，想要逃走。眾人圍攏來把他拿住，交給到巡捕房。

原來這姓張的並不吃什麼洋行飯，是個滑頭。他來做葉如花，並不是要尋快樂，無非見葉如花手裡有幾個錢，誑騙得著，乘勢誑騙幾個也好。無奈這葉如花，口子老不過，別的事情都可以商量，錢財兩個字，就斲掉他腦袋都不行放鬆半毫。姓張的只得行那毒計，暗把迷藥放在東西裡，想把葉如花迷倒了，乘便攫取珍飾，逃之杳杳。計策總算是好極了，無奈葉如花命裡不該倒運，東西沒有搶到手，身子已經送進巡捕房去了。」

小泉道：「竟有這樣希奇事情，這姓張的後來怎樣結局呢。」

阿翠道：「解到新衙門，被新衙門老爺斷了個監禁外國牢監一年之罪。」

阿根道：「該死該死，一年外國監牢關下來，一條命不要姓送了麼。」

耕心一心在金釧臂上，沒工夫再去聽講閒話。愁眉苦臉，只向小泉索取金釧臂。小泉道：「也沒有見過你這樣的人，玩笑玩笑都玩笑不起的。」

隨向阿翠道：「翠小姐，還了他罷，省得他哭出來。」